

**PRESSBOOK**

Maria TANIGUC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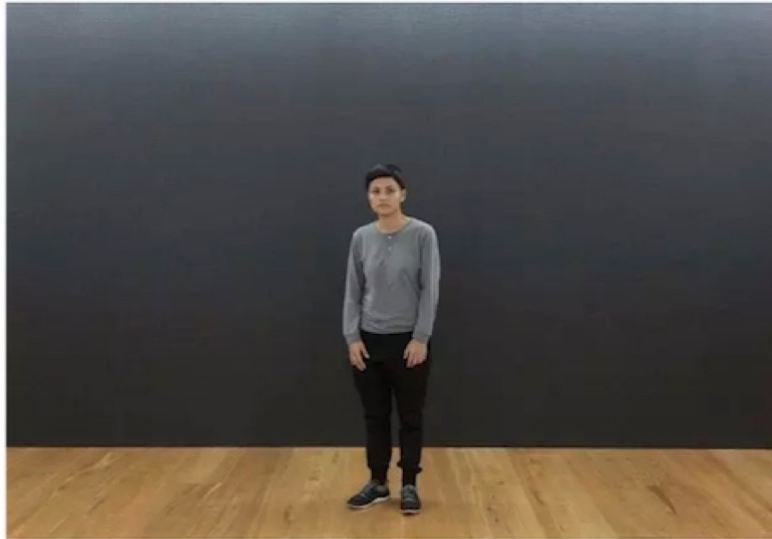
*Ocula*

*December 2016*

## Ocula对谈 | 谷口玛丽亚（第一部分）

2016-12-15 Diana d'Arenberg Ocula艺术之眼

谷口玛丽亚（Maria Taniguchi）的作品并非关注产出结果，即作为「物」的作品。相反，她看重的是融入作品的时间、精力与劳动，无论作为创作者还是观众。没有戏剧性，没有宏大的宣言，只有让人沉思的安静作品与实在物，通过这些物品，艺术家与观者直面自身，从她所创造的母体里，缓慢意识到时间的连续与不安。



谷口玛丽亚，图片由贝浩登画廊提供，由Ringo Cheung拍摄。

在为采访菲律宾艺术家谷口玛丽亚（Maria Taniguchi）而准备时，贝浩登画廊的咖啡桌上，一篇Susan Gibb所写的短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这篇题为「空间之犬，朗芒芽地的女巫」（Dogs in Space, Witches of Dumaguete）的文章关联着艺术家的家乡——朗芒芽地，它被收录在新加坡当代艺术学院近期的展览中，似乎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合适的参照。瘦小的谷口玛丽亚自己便是炼金术士：她将日常物——砖块、管道、黏土——上升为满载象征与护符意味的物品，将无形转变为用于沉思与互动的有形之物，以笔触捕捉时间。谷口的作品围绕着物品的推移与转化，探索其间与之前的时刻。

生于雕塑家家家庭，谷口玛丽亚最初也将雕塑作为其追求。在菲律宾大学雕塑专业拿到本科学位后，又来到伦敦继续学业，于2009年在金匠学院取得硕士学位。之后她来到马尼拉定居，至今仍然在此创作。如今，谷口的创作实践横跨绘画、录像与印刷制造，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，于2015年荣获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。

自2008年起，艺术家开始进行一系列砖块画创作，而这日后将成为她的标志性作品。最初是1.4 x 3米的布面作品，而尺幅渐渐增加，如今已至3 x 5.5米。这些砖块画由成百上千的手绘黑色小方砖组成一片网格，成为了她日常实践的一部分，一个时间的仪式性冥想标记，如同缓慢有节奏的呼吸，或如滴水穿石。日复一日，谷口的布面创作在自律与承诺中进行，至今已数百幅。这些画作与她围绕其创作的装置、雕塑和录像作品一起，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。「砖块画系列是由很多细小部分组成的一幅大型作品，就如同从网上下载东西一样，它一点一点地流下去，」艺术家如此宣称。在贝浩登画廊展出的作品——一件装置或是模拟过滤系统的管道，与五幅高耸的黑色布面画——源源不断地注入彼此在流逝时间中的象征与沉思。

谷口玛丽亚的作品并非关注产出结果，即作为「物」的作品。相反，她看重的是融入作品的时间、精力与劳动，无论作为创作者还是观众。没有戏剧性，没有宏大的宣言，只有让人沉思的安静作品与实在物，通过这些物品，艺术家与观者直面自身，从她所创造的母体里，缓慢意识到时间的连续与不安。

我刚刚被这篇题为「空间之犬，朗芒芽地的女巫」的文章吸引住了。其中关于巫术的人类学历史的描写真是引人入胜。

真的吗？这是Susan Gibb为新加坡当代艺术学院今年早些时候办的展所写的（「斯里瓦娜·斯邦与谷口玛丽亚：海洋的感觉（Sriwhana Spong and Maria Taniguchi: Oceanic feeling），2016年8月20日 - 10月16日」）。不过真是有趣极了，我的母亲硕士修读的是文学，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锡基霍尔（Siquijor）的巫术——那是菲律宾的一个岛，以女巫和魔法著称。如果你站在朗芒芽地我出生的那条大街上，你会看见锡基霍尔就在对岸。她就在那里住下来做研究，又堆砌了一些故事。那是很有意思的。

你也将这种故事和神话编织进你的作品中吗？

没有。我总是喜欢用中立的话语来讲述我的作品，不过我猜在这砖块的母体下也埋藏着些什么。

我创作砖块画时听了不少有声小说——大部分都是虚构故事。所以我猜一定有文本在我的作品背后。

你创作了很多幅这样的墙绘，它们既重复又与身体密切相关。这对你来说是禅的冥想吗？还是与自身对质的一种状态？

是一种对质。我觉得这是很猛烈的状态，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禅。禅是放空思绪，或是努力进入这种极度空间中。在我创作这些画时我喜欢多任务进行。我喜欢同时读点书。这些画很占用时间，不停地画线，把砖块填进去，需要占据很多精力。但我会把耳机戴上，听一切能听到的，一边做研究一边听故事。



贝洛登画廊谷口玛丽亚展览现场，香港，2016，图片由贝洛登画廊提供，由Ringo Cheung拍摄。© Maria Taniguchi

再跟我说说你的创作过程吧？画这些砖块作品时你有没有特定的仪式或是系统呢？

我是在地上画的。先是一层灰色，然后用铅笔描出砖块的母体。我从一头画到另一头，像打印机一样。我不会事先设定好今天要印刷出砖块的数量。有时候要沉浸其中很不容易，只能完成一点点。有些时候又可以完成特别大的一部分。而这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图案，尤其在自然光下看，不同的光线使它的表面看起来不同。有些砖块画比其它的更透明——特别是在当代艺术学院这次展览中的那些。那是种半透明的黑。如果它们被放在一个充满自然光的房间里，那创作砖块的图案差异会很大。这记录着我在某些天创作的某一部分砖块。

对时间的记录？

是这样。但确实是表面的一部分，也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。

似乎这需要很强的自律来日复一日地做这个。

[笑声]嗯.....大概是的。

你本来从事的是雕塑，很有趣的一点是，虽然砖块画是平面的布上绘画，但它们被展示和占据的物理空间也使它们带上了雕塑的，或者可以说是建筑的质感。作品尺幅非常大，而你将它们斜倚在墙上。在你的作品中，有这种从你的雕塑实践而来的连续性与线性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？

我有点儿将砖块画看作是想象空间的占位者。但这一点我是针对我与砖块画的关系而言的。八年前，我开始创作它们时，我更多关注的是表面，肌肤，或者说镀层，那时我探索着图案。这是在观察表象。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与砖块画之间的关系终于变得复杂了一些。我感觉到，通过使表面成为更加有机的物质，我开始将系统、结构与过程合并在一起。所以表象便将自身与总体实践合并在一起了。这一系列作品，如同紧张的系统一般，开始在更广阔的实践中生根了。同砖块画一起的其他作品都是反射与折射，他们有些类似砖块画，但以其它形式存在着，至少在我脑中是这样。

所以他们都属于一个更广阔的有机体？

是的，正是这样！

敬请期待对话 | 谷口玛丽亚（第二部分）。